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亲子关系的个案研究

陶宇 杨爽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 近年来,亲子关系紧张成为不少现代家庭面临的困境。亲子关系在众多家庭关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很多父母都把孩子看作是婚姻关系维持的纽带,链接着整个家庭,因此对孩子过分关心、面面俱到。事实上,无论是过分关心还是放纵不管都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紧张,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甚至还会影响家庭的和谐。在具体实践中,笔者通过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对案主家庭结构进行了分析与评估,运用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三个治疗过程,即“连接与进入—评估和诊断—介入和改变家庭结构”进行介入干预。通过访谈及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可见,结构家庭治疗模式对于改善案主家庭亲子关系,重建家庭结构具有显著成效。

【关键词】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亲子关系;家庭结构

1、个案概述

1.1 案例背景

14岁的小宇是某中学初一的学生,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性格外向,在班级里也乐于助人,和同学间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可是近期却性格大变,学习成绩一再下滑,期末考试时已经由原来的班级前几名下滑到中下等,还迷恋上了手机游戏,在与母亲发生了严重的争吵后,居然和母亲说要退学。

小宇的父亲是某国企的技术工人,由于学历不高,只是与单位签订就业合同,工资待遇虽不如其他工程师优越,但是工作也还算稳定,每个月收入6000-7000左右,小宇的父亲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满意。小宇的母亲则觉得丈夫安于现状,经常指责他不思进取,没什么出息。小宇的母亲初中毕业,是美食城的销售员,工作强度很大,每天需要站9个多小时,回到家中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母亲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找不到好的工作,才会每天这么辛苦,所以她把希望全部寄托

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能够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自小学起,小宇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不错,在班级里也一直是名列前茅,可是在一次月考中小宇的成绩并不理想,母亲对此非常生气,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始指责小宇,因此,小宇和母亲还大吵了一架。母亲非常生气地跟父亲说了小宇的考试成绩,并指责是因为父亲平时不管孩子的学习。而一直以来小宇的父亲的态度却和母亲截然相反,父亲不但从来不会因为成绩的事指责小宇,还安慰小宇说成绩不是唯一的,鼓励小宇读技校,学习一门手艺,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小宇每次都拿父亲的话去反驳母亲,也正是如此,小宇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亲近,反倒是强势的母亲让小宇感到压力很大,进而疏远。在孩子的教育上,父母总是会发生矛盾。

1.2 对案主需求的评估

笔者根据面谈所了解的情况,分析整理绘制出了案主目前的家庭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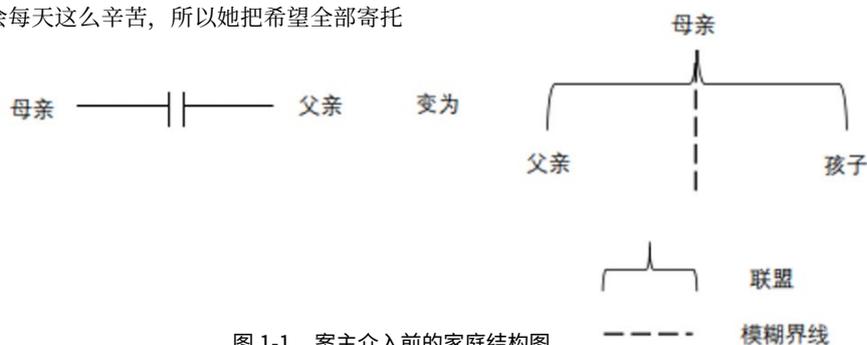


图 1-1 案主介入前的家庭结构图

图 1-1 可以看出,起初家庭的矛盾主要为母亲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后来变为父亲与孩子之间联盟,联合对抗母亲。根据笔者所了解的家庭结构及互动方式,对家庭的需求做出如下评估:

(1) 改变家庭的看法

对于母亲而言,她认为小宇成绩下降,需要通过批评和指责的方式让小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改正;对于丈夫也时常指责其不思进取。对于父亲而言,平时不善于与妻子沟通,尤其是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就会产生矛盾,大吵一架。对于小宇而言,平时父母工作都很忙,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他身上,更别说是正向的亲子沟通了。因此,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过程的首要目标就是改变家庭的看法,使成员意识到目前问题不是出现在某一成员身上,而是成员间交往方式上。

(2) 改善家庭的现有结构

改善案主家庭中现有病态结构,即父子纠缠与联合对抗的

模式。研究表明,在一个核心家庭中,各子系统运行良好,能够相互支撑、渗透,但又具有各自的边界,这种“正三角”的家庭机构最有利于家庭和谐与发展。而本案主家庭父子关系边界模糊,并且联合起来对抗母亲的强势,导致家庭动力功能的失调。因此,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过程的重要目标就是社工需要为案主家庭重新规划界限,通过打破平衡、建立界限等技巧增加家庭次系统间的亲疏程度,调整次系统间的状态^[1]。

(3) 重建家庭世界观

母亲希望小宇好好学习考大学,找个好工作;父亲则希望小宇上技校,学习一门技术;而他们都忽略了小宇自己的想法,没有给予小宇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因此,结构家庭治疗模式介入过程的重要目标就是社工需要让小宇的父母认识到小宇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与小宇及其父母共同协商从而制定一个适合他们每一位成员健康发展的价值观标准。

1.3 制定服务计划

通过对家庭及成员间的需求分析,结合社工对家庭结构及互动模式的把握,在与家庭共同协商后,共同制定了以下服务计划:

服务计划:

第一阶段:进入案主家庭,建立专业关系

介入目标: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了解案主家庭基本情况。

介入内容及工作方法:与案主进行面谈,通过适当的自我披露,与案主建立信任关系,了解案主家庭情况。

时间及地点:6月17日 社工办公室。

第二阶段:改变家庭成员的看法

第一次介入目标:与案主及母亲共同对聚焦现有的家庭结构并探讨其成因。

介入内容及工作方法:运用引导、倾听等技巧,引导案主及母亲回忆并澄清平时是如何解决母子间的矛盾。

时间及地点:6月22日 社工办公室。

第二次介入目标:与案主及母亲一同认识并评估现有的家庭结构。

介入内容及工作方法:运用引导、倾听等技巧,引导案主及母亲对以往的沟通方式进行评价。

时间及地点:7月6日 社工办公室

第三阶段:改善现有家庭结构

介入目标:打破案主家庭间疏离型和联合对抗的状态,调整次系统间的状态。

介入内容及工作方法:邀请案主父亲参与到个案中来,引导成员之间进行积极真诚的沟通,表达真实想法,打破原有的家庭机构,改善家庭间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

时间及地点:7月14日 案主家中

第四阶段:重建家庭世界观

第一次介入目标:与案主家庭一起重建新的家庭机构

介入内容及工作方法:调整父母对于案主的非理性世界观,与案主家庭一起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标准。

时间及地点:7月30日 案主家中

第二次介入目标:强化家庭成员对新的家庭结构的认知

介入内容及工作方法:通过邀请案主家庭参与到亲子小组中来,进一步增强成员间正向支持强度,同时告知案主即将结案。

时间及地点:8月7日 社区活动室

第三次介入目标:总结个案介入成果,肯定案主家庭正向改变,结案。

介入内容及工作方法:通过访谈法、填写服务对象反馈表的方式总结个案介入过程中每一位成员的正向改变,并鼓励他们继续保持新的家庭结构,结案。

时间及地点:8月19日 案主家中

1.4 介入过程

为了更好地体现社工运用叙事治疗模式介入的过程,整理出了部分社工与案主的对话。

母亲:这孩子现在是完了,天天也不学习,捧着个手机就知道玩,这孩子以前也不这样啊,说不上跟哪个同学啥的学坏了,我都愁死了。

社工:小宇,妈妈说你最近学习成绩下滑,那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还未等小宇说话

案主母亲:他能说啥,整天手机不离手,跟他说话也听不着。

社工发现,小宇与母亲之间是一种单向的无效沟通方式,母亲一味地指责与小宇闷不作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虽然社工多次尝试将问题抛给小宇,但是母亲的强势却始终没有与小宇进行有效的沟通。

母亲:这一放假,玩手机更是变本加厉了,黑天不睡,白天不起来的,昨天我俩还因为这个干了一仗呢,结果我话还没说完,

人家就不听了,摔门就出去了。

通过此次面谈可见,亲子关系的紧张主要表现为母亲和小宇之间的紧张关系,指责、否定、批判、强势使小宇无法与母亲进行平等有效的沟通,从而形成了疏远型的不协调家庭结构。

母亲:他爷俩真是一家人,一个没啥出息,就整那点死工资,另一个呢,不想怎么考大学,净寻思些没出息的事。

父亲:你看你,说说话就这样,那孩子如果真不想学习,你逼他也没用啊,反倒适得其反,天天家里鸡飞狗跳的,你看谁家像咱家似的。

小宇:在这个家,有时候我都不敢跟我妈说话……

社工: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做个游戏……

社工明显感受到了案主不协调的家庭结构,即小宇与母亲的疏离以及小宇与父亲联合对抗母亲的状态。打破原有不协调的家庭结构对于改善现有家庭结构、建立新的家庭结构具有重要意义^[2]。因此,社工通过与案主家庭游戏的方式,一方面加强了成员间的沟通,另一方面对于打破原有的家庭结构具有良好的作用。

父亲:起初吧,我们对这个游戏也没太在意,但是当连着减掉孩子他妈3朵小红花时,孩子他妈就有点变化了,估计是怕自己最后没有小红花了没法跟你(社工)交代(父亲开玩笑并且偷笑),后期其实有好几次我都想给她减了,但是还没等我下手,孩子他妈就主动地和孩子承认错误了,并且明显降低了声音的分贝,所以好几次我和儿子一致觉得,可以不给孩子他妈减小红花。

小宇:对,我同意了不给我妈减,我妈最近表现得还不错,虽然还是会因为我成绩的事生气,但是也不会骂我了,就说跟着我上火。

母亲:我算看明白了,孩子这学习啊我们做家长的跟着急也没用……

父亲:对,咱俩(指母亲)也别管太多,咱俩之前没时间管孩子,那孩子成绩不也不错么,咱家小宇聪明,考大学肯定没问题,咱俩就多赚钱,孩子的事他自己心里能有数。

本次面谈成效较为显著,既回应了上一个介入阶段的介入目标,即通过游戏的方式打破了案主原有的不协调的家庭结构;同时也很好地调整了父母对于案主小宇的非理性的世界观,最终达成一致,重建了新的家庭世界观。

1.5 个案评估

个案结束后,社工又重新对案主的家庭结构进行了评估,绘制出了介入后的家庭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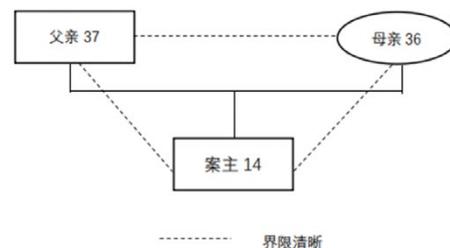


图 1-2 社工介入后的家庭结构图

经对比可见,目前的家庭结构已有原本的不协调转变为各系统间互动良好的家庭结构图,服务目标达成。

2、反思与总结

纵观本文以结构家庭模式介入亲子关系研究可以看到,案主小宇与母亲的亲子关系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父母工作忙,

对小宇平时关心不多,更不会与小宇进行有效的、深层次的沟通。因而,从系统和机构的视角来看,应该同时看到家庭结构对于小宇的影响,以及家庭成员间原有的单向的、无效的互动方式。

实际治疗过程中,笔者遵循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治疗目标,即改变家庭的看法、改善家庭机构和改变家庭错误世界观。通

过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以及个案研究法对案主家庭进行了介入。邀请案主的父亲共同参与,进一步明确问题的产生不仅在于儿子或者母子之间,事实上,是整个家庭系统的交往方式出现了问题,进而调整次系统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亲子关系向着积极的互动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文军, 社会工作模式: 理论与应用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136 页.
- [2] 赵芳, 与家庭共舞: 结构式家庭治疗及本土化 [M]. 南京: 南师大出版社, 2008.